

风萧蓝黛 著

知， 相 疑 长 不 相



烟火尘世里的爱恨痴缠，
婚姻家庭中的相爱相杀。

只有相知的人才能
永远在一起。

台海出版社

青年作家

沈嘉柯

梅吉

晏凌羊

推荐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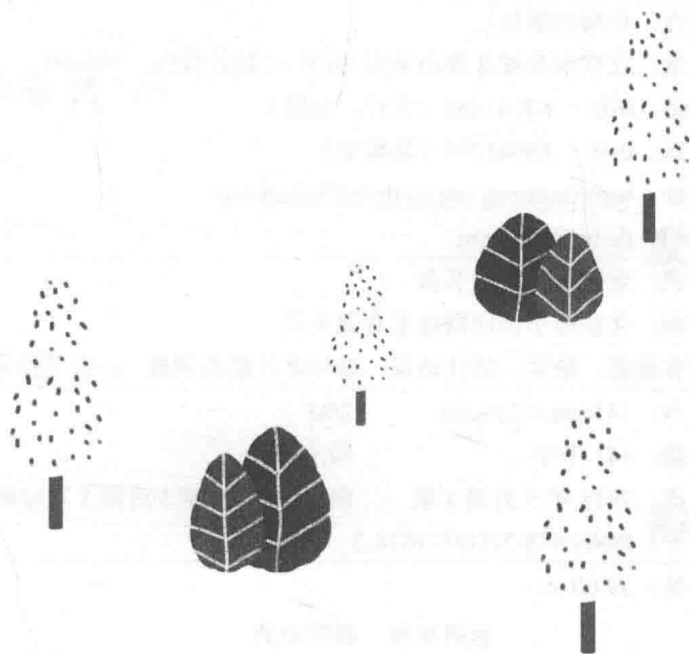
首部短篇小说集

风萧蓝黛

专栏作家

风萧蓝黛 著

长相知，
不相疑，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相知, 不相疑 / 风萧蓝黛著.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168-1674-5

I. ①长… II. ①风…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3984 号

长相知, 不相疑

著 者: 风萧蓝黛

责任编辑: 姚红梅

装帧设计: 仙境

版式设计: 小蘑菇

责任印制: 蔡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145mm×210mm 1/32

字 数: 141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674-5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重庆姑娘 001

石生花开 018

相亲节目 035

凶手是她 054

幸福的意义 065

爱情幻觉 077

落跑新娘 090

那年九月 109

土豆情缘 124

老夫少妻 135

若有来生 150

一家三口 163

当你老了 176

十年之后 192

直到复婚 207

迷途知返 223

天下第一 235

重庆姑娘

1

我的合租人阮娅娅是个可爱的重庆姑娘。

可爱到连骂人都那么可爱。

她开心时会骂我：“乔健，老子遇得到你哦，你个龟儿子太霸道了！”

她生气时也会骂我：“乔健，你长哩又挫，还黑啰唆！你非要跟老子对倒干！我两锭子斗把你颈子打脱臼，你信不信！”

她的声音又尖又细，皮肤白得能看见红血丝，说话的时候血液循环很快，脸蛋红扑扑的，涂着浆果色口红的嘴噘起来，像一个小喇叭。

我每次都会忽略她的愤怒和叫骂，而在她的模样和神态上走了神。她像一个妻子在骂自己的丈夫。

我喜欢她。

我是这个餐厅的服务员，其实说俗点就是跑堂的。她是酒水公司派过来的促销员，从社会某种角度来说，我们还是门当户对的。

可我不敢追她，因为我长得丑，又没什么钱，而她很漂亮，好倒饬倒饬，用点高档的化妆品，拉出来也不输明星。

她是一颗蒙尘的夜明珠，而我却不是那段可以被她照亮的黑夜。

或许是因为我丑，所以阮娅娅在她房租到期后很放心地搬来跟我合租，她说我能让她有安全感，她说可以通过对我的捶打和叫骂，发泄对生活所有的不满，就像心理有病的人去找心理医生，是一个道理。

我很想告诉她，一个人的外貌不能作为品德判定的标准，但我觉得辩解这个毫无意义。

每天傍晚，餐厅还没客人的时候我们会坐在后巷的青石凳上躲懒。她会抽烟，涂着黑色蔻丹的细长手指夹着细长的烟，整个人看起来又妩媚又细长。

我喜欢听她说话，她总是装出很老道很世故的样子，一脸的霸

气侧漏，其实她不过才 24 岁。

她经常跟我说她的胎教就是山城的麻将声，她从小在麻将桌子边长大，她的理想就是有花不完的钱，每天都可以涂着红指甲翘着兰花指，坐在阴凉的大槐树下搓麻将。

在黄昏的背景下，她红色的唇和白色的烟圈，使她整个人看起来像电影里的某个特写镜头，一个经历了阴暗沧桑的江湖大嫂，或者是站在肥头大耳的暴发户身后那个明媚而神秘的女人。

其实阮娅娅心直口快，时而狡黠时而圆滑，像一尾深海的银鱼，我觉得她只有在我面前才会毫不遮掩地展露纯真，这一点让我颇感骄傲。

这也很正常，要在这个社会里生存，天真蠢萌的人怎能斗得过虎视眈眈的禽兽呢。

2

阮娅娅每天的工作就是穿着那件有些褪色的红旗袍工作服，在客人点餐的时候去推销酒水。

旗袍的袖口经常会有线头露出来，她会粗鲁地扯断它。一朵丝线绣成的明黄色牡丹在她胸脯上起伏，牡丹的绿色枝叶一直延伸到

她的腹部。

她的腰很细，臀部很翘，穿着高跟鞋走起路来屁股就在旗袍下面左扭右拐，那些好色的食客总会盯着看好几秒。

有时候那些男人会不怀好意地笑着逗她，小妹几岁啦，嫁人了吗？听到这样的话我就很生气，她嫁不嫁人关他们屁事？那些龟儿子如果不是想正儿八经地娶她，这样的调情就是寡淡低俗且没有技术含量的。

还有的客人非要和她喝交杯酒才肯买酒，他们用油腻的手碰碰她的手臂，或者摸摸她的腰，有时候甚至再往下一点，一直触碰到像风帆一样膨胀的臀部。

阮娅娅总会恰到好处又狡猾地挪开她的身体，躲开那些肮脏的手。但有时候是躲不掉的，人类越来越文明，心理素质就必须越来越强大，她虽然平时牙尖嘴利，此刻也不得不为了那点微薄的提成，为了无依无靠的生存，而让那些男人揩点油，听他们得逞后猥琐地哈哈大笑。

阮娅娅在人前总是娉婷玉立，普通话说说得标准又软糯。可每晚打了烺，她在更衣室门口看到我，总会忧伤地抱怨：“奶奶哩哟，刚才那个哈儿伸着猪手乱摸，要不是看在他点了三瓶酒哩份上，老子早把他打成仙人板板了哟！”

她边说边脱了一只高跟鞋，毫无顾忌地把身子靠在我身上，然后用手捏着那只脚揉来揉去，嘴里又开始嘟囔：“这个高跟孩儿（鞋）疼死老子了。”

我总觉得她揉脚的画面让我感到心酸，一个孤零零的年轻女孩，脸笑得像僵尸，谄媚讨好着所有客人，日日重复着腻烦的推销语，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一直从五点半站到晚上十点。就像我农村老家被收割的麦子，永远也阻止不了镰刀的挥舞。

有时候我很想帮她揉揉脚，为此我还百度了脚底的一些穴位，以备不时之需，但一直没能派上用场。

我也很想直接对她说，别在外面抛头露面了，给我滚回家去，老子能养你。

可我只是想想而已，人得有自知之明，我是生存在食物链最底端的人，养自己都够呛，更何况养女人和孩子呢。

我每次看到那些油头粉面的男人开着好车揽着漂亮女人来吃饭，付款的时候千儿八百眼睛都不眨，甚至点一瓶酒就是两三千，心里就会生出嫉妒和悲哀。

今天是阮娅娅的生日。

我在中午悄悄溜去商场给她买了一瓶兰蔻小黑瓶肌底液，800多块。商场导购挤了点样品在我手背上，有着淡淡的香气。她瞟了瞟我的餐厅工作服，掩饰着她的鄙夷说，先生，你对你女朋友真好。

我笑笑，也不想解释，这个昂贵的小瓶子轻飘飘的，装着不知道能擦几次的奶白色乳液，我不止一次看见她用手机刷刷时点开过这个广告，只要她喜欢就行。

傍晚的时候阮娅娅来开工了，她换上红旗袍，今天特意在挽起来的发髻旁别了一朵门外花台里摘的红玫瑰，美极了。

我端盘子的时候朝她挑挑眉毛，她冲我挤了挤眼睛，端着那瓶给客人品尝的样品酒越过我，走进包间里。

我很久没见她出来，有做一份清蒸鳊鱼那么久。我端着鳊鱼走进进去的时候，看到她和包间里的男人正在喝交杯酒。

那个男人长得还行，举止规矩，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急着揩油。反而是她，喝酒的时候鼓鼓的胸脯贴着他的手臂，她的笑容像米饭一样香糯。

女人的身体有时候真是特别诚实，她喜欢谁就会离谁很近，甚

至近到没有距离。

阮娅娅今天还反常地跟客人说着重庆话：“李总，前几次见你我以为你只是随便说哈，哪个认得你居然真记得我哩生日哟。”

“我们是老乡撒，重庆妹儿身在异乡，我有义务要照顾好撒。这些菜都是给你点哩哟，快点坐倒起，赶紧吃。”李总很和蔼。

“哎呀，我正在上班，不能坐到这儿吃东西说。”

“啊，那我等你下班，去别处去，想吃啥子都阔以！”

我把鲈鱼放在桌子上，挪了挪盘子，把碗筷左摆弄右摆弄，又续了续茶水，后来实在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才走出来。

过了一会儿阮娅娅出来了，她白皙的脸有些泛红，手上提着一个很大的白色纸袋，上面是那朵让人熟悉的黑玫瑰。

我逮住她问：“这是啥？”

她一扬袋子：“没得啥子稀奇哩，就是一套兰蔻。”虽然嘴上说不太稀奇，但她依旧很兴奋，一脸喜滋滋地绕去更衣室，步伐轻盈得像一只自愿被捕捉的蝴蝶。

我突然觉得自己快失去她了，尽管我并不是她的谁。

下班的时候她让我不用等她。往常都是我们一起回家的，我总是在城市的夜色里欣赏她的侧脸，她侧面下颌的线条很美，像一片孤独硬朗的柳叶。

可那晚柳叶居然罕见地没有回来，她的房间漆黑空洞，她就这样飘落在才见过几面的男人身上，盲目而轻率。

我不知道那个李总带她去了哪里，吃了什么样的好东西，喝了多少烈的酒，他是正人君子地睡了她还是衣冠禽兽地睡了她？她呢，这样急切的交付是已经看实了这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吗？她那一股子聪明劲哪去了，狡猾又霸道的阮娅娅，她怎么会突然变成猪脑壳了呢？

我洗完澡坐在漆黑的房间里，不断按压着那个小黑瓶，从滴管里挤出黏稠的液体，涂遍了我的全身。

4

阮娅娅第二天出现的时候是在傍晚了。

她的脸上泛着光，和所有恋爱中的女孩子一样，那种艳光十色的如花如梦的光。

我坐在后巷的石凳子上抽烟，她换好旗袍走出来，我拿火机帮她点烟，斜着眼睛装作不在意地问她：“昨晚被狼狗叼去了？”

“放你个锤子哩屁，你才被狼狗叼去了。”她使劲拍了我的后背。

“你真的爱上他了？”我问得有些认真，又有些忧伤。

“他虽然离过婚，但人还不错，也不嫌弃我这农村背景穷酸身份。又是老乡，会疼人，交流起来不费劲。”

“说得好像有语言不通的老外追你一样。”

我的心里有些难受，一个二婚男，他只是胜在有钱。再美丽可爱的穷女人在金钱面前，都会因自卑而觉得低人一等。

“龟孙子老外哦！”阮娅娅又打了我，手捏成拳头，一脸的恶狠狠，落下来时却很轻。

“哎哎，你怎么在他面前就变成小绵羊，对我就这么凶悍？”

她听了，居然羞涩起来，眼睛垂下去盯着脚尖，风掀起她的发梢，落山的太阳在她的身后，给她戴上了一个又圆又亮的花环。

之后阮娅娅经常会消失，像午后的一滴水，总是在我眼前仓促地蒸发。

恋爱的女人一脸的春样，爱情使她的彪悍渐渐褪去，像一个得到爱情保护的小动物，收起了尖刺放下了戒备。

李大良还算有良心，舍得给她买好多漂亮的东西，名牌的蕾丝裙子、金晃晃的手镯，还有镶着钻石的项链。只是为何还不让她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呢？

我经常看着她发呆，她高兴的时候会问我：乔健，好不好看？

不高兴的时候会瞅我一眼：你盯到我做啥子？没见过美女说？

她像一株娇艳的百合，盛放在爱情里，让心灰意冷的我，无所适从。

李大良的公司离这很近，经常会来吃饭，有时候是他一个人，叫了阮娅娅进包间，关了门，好半天才腻歪出来，等她下了班，他就开着那辆小宝马带她走了。

有时候他带着生意上的客户来，会装作不认识叫她进去点酒水。工作时也要假公济私地见见她，看来这男人真心喜欢她。

有一天她在后巷抽烟的时候对我说：“乔健，我很快就要离开了哦，他说会给我弄个轻松的工作，给我一个安稳的家。这个促销员老子也干够了，每天笑得像朵烂杏花，都快忘了开心是啥子滋味了。你个瓜娃子，以后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我愣了下，咧开嘴问她：“你这是要上月球吗？不然怎会不见面？”

“上你个喘喘哦！”她笑。

我悲壮地拍拍她的肩：“遇到个好男人不容易，遇到个有钱的好男人更不容易，只要他能真心对你，那我就放心啦。”

她半眯着眼睛看着我，突然把头抵在我的肩头很小声地说：“乔健，谢谢你，说不定下辈子，我们会是一对。”

原来她并非不懂我的心思，这个聪明可爱的重庆姑娘，我终于要失去她了。我的心像破冰的湖水，哗啦啦地响起来，又悄无声息地静下去。

5

阮娅娅最后在餐厅工作的那一天是一个周五，那天的生意特别好，戴着一顶假发的经理站在吧台后面一边忙一边笑。

李大良带了三四个客户来吃饭，他订了一个包间，点了很多菜。他把阮娅娅叫了去，也点了酒。

她转身要走的时候被客户叫住，是一个长着一对三角眼的西装革履的胖子，鼻子又红又大，像卡通片里的人。他说：“妹子，先倒一杯给我尝尝。”

她走过去，倒了一小杯给他，他抬眼在她胸口扫了扫：“你先喝给我看看。”

阮娅娅用余光瞟了瞟李大良，他没动声色，她便抬起酒杯来，一口干了。

胖子说：“妹子真豪爽！”边说边把手搭在她的屁股上。阮娅娅身子一僵，立即挪开了。

胖子露出愠色：“看起来这酒不醉人哪？妹子清醒得很呢。”

我在旁边上着菜，凑上前说：“先生，我们餐厅还有更好的酒，需要我拿给你看看吗？”

“你是哪根葱？多什么嘴！赶紧给我上菜！”胖子朝我挥了挥戴着金表的手。

我无可奈何地退出去，没把门关严，站在走廊上看着他们。

李大良看胖子不高兴，便陪着笑脸说：“张总，酒不合胃口我重新点？”

张总笑：“谁说不合胃口？我要小妹妹陪我们喝几杯。”他又抬眼望了望阮娅娅：“怎么，不赏脸？”

李大良看这架势，立即走到阮娅娅身边，按住她的肩膀让她坐下：“小妹妹，张总是贵客，大老远来跟我们谈很重要的生意，你就陪他喝几杯嘛。”他的手上带了些力道，在她肩膀上捏了捏。

她顺从了，拿酒杯倒了酒，跟张总碰杯。张总见她服了软，高兴起来，胖胖的手伸过来把她搂在胸前。他的呼吸应该很湿热，喷出来的气味会让人作呕，我看见阮娅娅的眼睛里涌出无奈和心酸。

菜也上齐了，张总跟她又喝了几杯，一边跟其他人说话，一边用手从上到下地摸。李大良背对着我，一直在跟张总点头，赚大钱的人心理素质真好，就像没看见他的女人正在遭受侮辱一般。